

幻艾餘集

下



灼艾餘集下

自警言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

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

服烏頭荷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楊閣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即中曰人主不宜有所

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刻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措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養於人者為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

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末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
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
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
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
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
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
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
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
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

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我
孜孜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
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
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
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
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
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
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

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憇樹下有犬蛇冉冉而至
草木皆披靡擔扶驚走噐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
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噐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
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
如噐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
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異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
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
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黨
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
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
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不為已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

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咸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抃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
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
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
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
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
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
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
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

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
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某
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
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
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
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盖
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
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馬顧羞媿即吐其
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

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
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
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簾櫺每退自公
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
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
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
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
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
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
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
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
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
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
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
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

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
可為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
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
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入但相公不
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
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輒留朱震被召

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
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
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
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
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
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
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
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自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文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會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即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

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

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
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
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
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
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
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
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
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雷
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
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薨矣明日有客唁者

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其
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
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
有言多少朱門鑰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
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
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
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
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

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州云：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
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
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
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吏忘情於軒冕耶。張
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
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
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
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

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如未
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
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益云：樂則安。若早夜
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則安矣。古
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此心。則安之也。又
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以順為樂。則逐物而
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心。惟智者處之以無
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

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土

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書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父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

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

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即蒲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鑒亦不許既而歎曰

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

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
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
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克若依律行遣數
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
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
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
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司馬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其善
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
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
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
客去隨却疏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數人稱之
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
官各稱職者以此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毅
不為苟合初善主荆公荆公當國莫其助而抵之
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雲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

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

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柰何興妄念，干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非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路，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澣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後仙人游。

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柰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

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
口角至耳亂鬚若剛鬚謂顯曰昨上帝牒蕃魂
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
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
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
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
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
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
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

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益司有非其人者公
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地虎
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
置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畧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
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
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
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
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

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
於去就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
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
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
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
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
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脫剝而速富使
民則督迫而速後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
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

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
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
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鈞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
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
容臣進則主聰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
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

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
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
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
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
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泊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
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校老卒死人莫敢言公
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
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
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

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
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
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
伸爾曹依違懼旣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
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
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
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
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
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

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
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
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
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
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
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
皆愛思之

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生
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閑事祇
恐你兒餓我兒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子
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
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
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絕十七歲
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
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一歲斥術者曰汝何繆
耶吾等皆大手筆父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
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
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

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
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
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
方謝客情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
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曰唯
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勳德隆重者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
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
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

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
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
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
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
兵它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
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王吏鞭之亟呼視之
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

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路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路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東坡言項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

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造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

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肩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

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納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且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

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薨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

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

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
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
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
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
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蓋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却旦即遣
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
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
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

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
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
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
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於事去莫追
事多莫怕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
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

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鳥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後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

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還，正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

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稱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荆公與唐偕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

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薛簡肅公奉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

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
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
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
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
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久之曰
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
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
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
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

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聽曰不意君之厚賦小
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
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
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
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
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
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
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
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
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
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
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
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
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
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
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
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
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

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
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
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
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徃事過不能無悔
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
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

敵災星少陵詩云恐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
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契得三斗醪醋
方做得宰相蓋言恐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
成大節不免小恐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
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
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
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
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西
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

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
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
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
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
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
異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
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
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
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
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偽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竒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謹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况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石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愷其人沉鷲才

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
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
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
會是時邲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
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
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
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馬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伯歸趙王武
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更往報殺之欲分趙地
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
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
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
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
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

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
為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
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
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
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虜
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
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
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
為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置謚者特為褒

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謚文不以人
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
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
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
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
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以道相繼盜
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
以摧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寔為簡要有體然

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

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

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
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
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
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所奪
請定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
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
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
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
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

自漢史而下歷代諸史惟
紀出身官階遷擢

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
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
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
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
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
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
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為學
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
鬼從者之病莫興方一死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屯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萬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

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肆拾叁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

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

淞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醫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

訶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

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

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

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

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膏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

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

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
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
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
為賢知釋氏以叅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弦從衡正倒展轉
成圓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
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
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
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
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

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
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
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
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
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
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雖國宋臣而有伐之奔
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
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

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剗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盪五百鱗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一玉珪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

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盪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縵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鱗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

一聞寺身而猶沒若夫
長國家其寧不自規而
心傷即乃既無段堅特
財仍增板撥無惑乎國
禍而遠從天福也

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
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
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
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
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噀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
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籍視元載何如也
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
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謂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
子謂文正公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

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
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
安得便為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
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為直言上壽
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
其中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
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
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
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
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

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
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
爲范六丈真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
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
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
焉真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剏曰吾宗族固
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
爲種生公卿剏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
郡於疇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

也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
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傳楊一清
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
占鄉試少傳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
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
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令後時蓋
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濟不可不
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卯

日種麥全收但江南地煖八月種麥麥芽初抽
爲地蠶所食至立冬後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
種麥不爲不廣但妨早禾縱有早麥亦至四月
終方可收穫祇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
傷不若徑種晚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
雨假使晚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詔言星變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旨將擢
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
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爲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

簡要安徭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
以不均者皆貪官汙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
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間備知生民疾苦
故有是諭使爲官者人人能體此意則百姓
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尚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
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
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
萬室之邑有萬鐘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鐘之藏
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

意爲文侯作平糶之法曰糶甚貴傷民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
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
則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
適足價平而正小饒則發小熟之歛中饒則發
中熟之歛大饒則發大熟之歛而糶之故雖水
旱饒饒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
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
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
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

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卽李愜平糶之法
李愜平糶之法卽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
唐以來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
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當得其人止
下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性務姑息以爲愛民民初見之
有寬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綱不振奸宄之徒以
民害民者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
無所控告反不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
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去其敗群者夫敗群

之羊本出于群，不去則羣爲所敗，害民之民亦出于民，不去則民爲所害矣。故官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言本於孔子，必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爲政矣。

漢朱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爲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

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惠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暘、景暘、個

儻好客具饌留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真西山先生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景暘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尤爲簡要景暘雖不甚讀書要是質美者

宋儒魏了翁與真德秀同時而齊名爲四方學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爲權臣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了翁歿吳人以爲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

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爲文襄少之

成化間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爲兵部尚書劉公
大夏爲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
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
之不得項尚書咎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
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
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
卷馬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
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
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
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以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邪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郎中言
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
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
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澹然公
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
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
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
然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
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

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
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
公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
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
風節云

士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
者雖繫人品之高下亦由世道之隆污志於道
德者無以尚之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
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
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里塾其

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字以爲他日富貴之
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
上一步後至登魏科陟顯仕良田廣廈錦衣玉
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
之以爲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爲
願焉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
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
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
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

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太祖曰
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
魏國侯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
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
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
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于江上魏國堅卧舟中
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
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爲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
事聞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

蓋開平剴毅強勇好武嗜殺而心純誠厚德
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別今魏國封
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與滅繼絕不能不
有待也

錢塘馬洪號鶴窓博學工詞章清修苦節教授
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爲最
洪所居去飛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
五年間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來峰在脚跟頭
十五年間兩度遊說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
兇時休予讀之旣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
所餘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嫌
於繁邪嘉靖丙申歲三月朔識

灼艾餘集下終

